

用诗怀念父亲 也让自己更坚强

□霍素梅 口述
本报记者 王路曼 整理

2008年1月10日，62岁的父亲突发心脏病，去世了。事情发生的很急，以至于当时仍在海南度假的我，匆匆赶回来，直到父亲去世后第三天，才在火葬场见到他的遗容。

双眼紧闭，表情安详，这离我心中的行事果断、自力更生的父亲形象，相差太远了。父亲离开后的三年时间里，身为长女的我一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。特别是他走的那么急，甚至连医院都没有进，就连让我们最后挽留一下的机会，也没有给。

我在密云区医院工作了20多年，曾是一名急诊护士，按理说，面对生死的时候，我应该比其他人更坚强。可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，我却像是在心里打了个死结，怎么也解不开。我喜欢写作，工作之余，用文字表达心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在父亲去世后，我把所有的情感都诉至笔尖。我用文字回忆关于他的每一件事。

父亲曾在村里当过书记，在乡珙琅厂里当过厂长，也在乡镇企业中任过经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是一个永远在奔波的人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父亲不善于表达，或者说是羞于表达，在我结婚前的记忆里，他从未给过我任何赞许，即便我在村里同龄孩子中表现得十分优秀，他也只有一副严肃的表情。

在回忆父亲的过程中，我似乎也找不到任何他给予我的宠爱，但他的离开却让我痛彻心扉。我突然觉得，有爸爸在，家就是完整的，即便他不说、不笑，只是在那就好。慢慢地，我也开始理解“父爱如山”。

怀念父亲，我写下过很多诗歌和散文，用来宣泄压抑在内心的情绪。但这样并没有让我从痛苦中走出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人说，“你父亲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的。”我潸然泪下，想起老房子屋檐两端下“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”的家训，想着父亲那依稀还在眼前的面孔。我开始尝试换一种活



霍素梅在为父亲写诗

法，就像父亲一样，自强自立。

从2012年开始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投身于志愿者服务事业，先后加入了密云区志愿者服务队，果园街道心理服务队等多个志愿服务组织。同时，我还积极学习《心理学》知识，取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证书，希望能够为更多需要心理帮助的人服务。

现在，我想念父亲最多的，是他在膀胱癌病痛的折磨下，依然笑对人生；在生活给予的重压下，依然自强不息。没错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八年了，但他依然是我不变的榜样——乐观、勇敢、坚强。

我依然写诗怀念父亲，但文字充满的是感激、是祝愿、是传递给父亲的一句问候：“爸爸，放心吧，女儿会过得很好。”

清明节到了，我写首《清明祭》送给父亲：

风很暖/一如/您的叮嘱/杏花满山/一如/您的笑脸/河水清浅如酒/阳光灿烂如您的爱/今天/一定也是另一个世界的节日/我在这边点燃思念/您在那边/让祝愿开满/整个春天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和张开济合影

感谢您， 设计了美丽的北京城

□辛述光 文/图

清明时分，我漫步在繁华秀丽的王府井步街上，思绪又回到了新旧世纪相交的2000年。15年过去了，我非常思念一位已逝去的故人——“建筑大师”张开济老先生。

当年经过5个多月日夜紧张施工建成的王府井“金街”，既有现代商业的霓虹闪烁牌匾招摇的景观，又有树木葱郁、叠泉淙淙的自然景色，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游览购物。通车当晚，我与张开济老先生有一面之缘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感谢你们市政工人的辛勤劳动！”我激动地对张老说：“您设计了半个北京城，您的功劳最大！”

张老上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，祖籍上海的他在京几十年却乡音未改。武汉长江大桥、北京天文馆、天安门观礼台、中国革

命历史博物馆、钓鱼台国宾馆……都是他设计的，在中国建筑史上赫赫有名。聊天中，他得知我和他是同行，又在市政岗位上工作了将近40年，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建筑这一行很辛苦，但很光荣，你干这一行选对了。希望你们把北京装扮得更美！”

张老于2006年9月仙逝，享年95岁。人虽已走，但其光辉“杰作”永留人间。张老当年的一席话，也时常激励我在岗位上多做贡献。我将永远思念他，他给我教导，给我力量，催我奋进，催我启航……



思念的力量

缅怀对我影响最深刻的逝者

缅怀远在天国的父母，是因为父母除给了我们生命外，还给了我们无限的爱；缅怀远在天国的老师、师傅、同事、朋友，是因为这些人在传授我们知识、技能、生存能力等的同时，还陪伴我们享受了世界的美好，以及相互搀扶渡过了一道道难关……更重要的是，缅怀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人之道，作为无价之宝，传给了我们，在我们的记忆中根深叶茂，使我们在思念中获取战胜困难和战胜自己的力量。

值此清明节到来之际，我们特刊发几篇职工缅怀亲人、缅怀师长的文章，作为对他们的纪念，也是对我们前行的激励。